

文化随笔

再说李白和杜甫

胡卫卫

李白和杜甫，是高高耸立在大唐诗歌的两座不可逾越的丰碑。华夏大地历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自《诗经》以来，产生了无数伟大的诗人和优秀的诗篇，人们把诗仙诗圣这两项代表诗歌最高荣誉王冠戴在他们头上，足见后人对他们诗歌成就的认同。但是，就是这么两位冠盖大唐的诗人，却是两个没有文凭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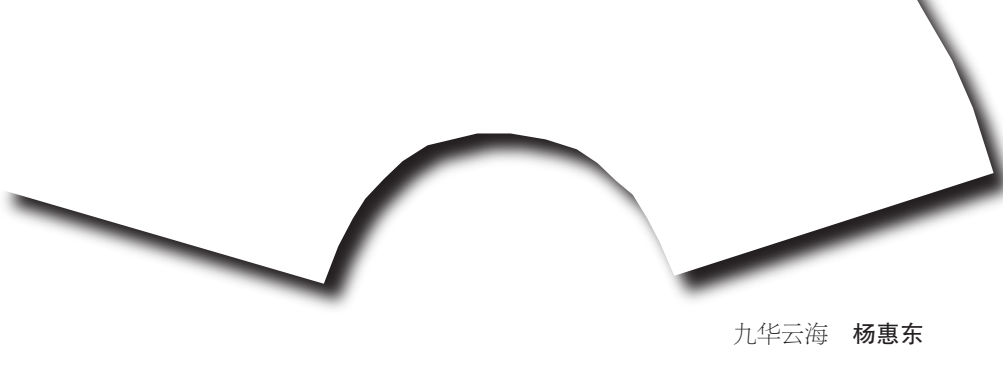
李白出生在四川，他幼年聪颖过人，十岁就精通诗书。直到二十岁时，当地的官员就以有道科举荐他，他没有应举。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他的人生信条和做人准则。就连当时名震京城的著名诗人贺知章看了他的诗后也不禁赞叹道：“子，谪仙人也！”后来，经贺知章的举荐，李白被唐玄宗下诏命为翰林待诏。当然，这个翰林待诏是编外的，要等到其他翰林提拔或者退休腾出空缺后才能补上。因此，也就享受不到国家的俸禄，这是大唐王朝的体制所决定的。能够进入翰林院的，大都是进士及第，唯独李白是一介布衣。唐玄宗之所以给李白一个翰林待诏，其原因也可能是嫌他的文凭太低。他一生恃才傲物，轻财好施，蔑视权贵，狂放不羁，尤其是看不惯高力士那种奴颜婢膝，阿于奉承的做派。一次，唐玄宗召他进宫写诗，他趁着酒劲逼着高力士为其脱靴，让杨贵妃为其研墨，因而得罪了高力士，遭到了高力士的算计，并最终被逐出长安。

说穿了，李白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不知道宫廷和宦海的险恶，更不知道“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的基本道理。其实，唐玄宗是很想重用李白的，但是，在每一次要提拔他的关键时刻，均遭到了高力士和杨贵妃的极力阻拦。试想泱泱大唐王朝，人才辈出，文人荟萃，能够让唐玄宗亲自为其调羹的也只有李白一人了，足见唐明皇对他的赏识。嗜酒如命的李白几乎喝遍了长安的大小酒馆，这是唐朝任何一个诗人都无法比拟的。他每天不喝，每喝必醉，醉了就睡在人家酒馆里呼呼大睡。以至于唐玄宗想听李白写的新歌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不得已让高力士带着一帮太监们，满长安城到处乱找。这有他的好朋友杜甫的诗为证：“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对于李白来说，有得有失。失的是由于秉性耿直，酒后失态得罪了一些他不该得罪的人，到老也没能混个一官半职，还险些送了性命；得的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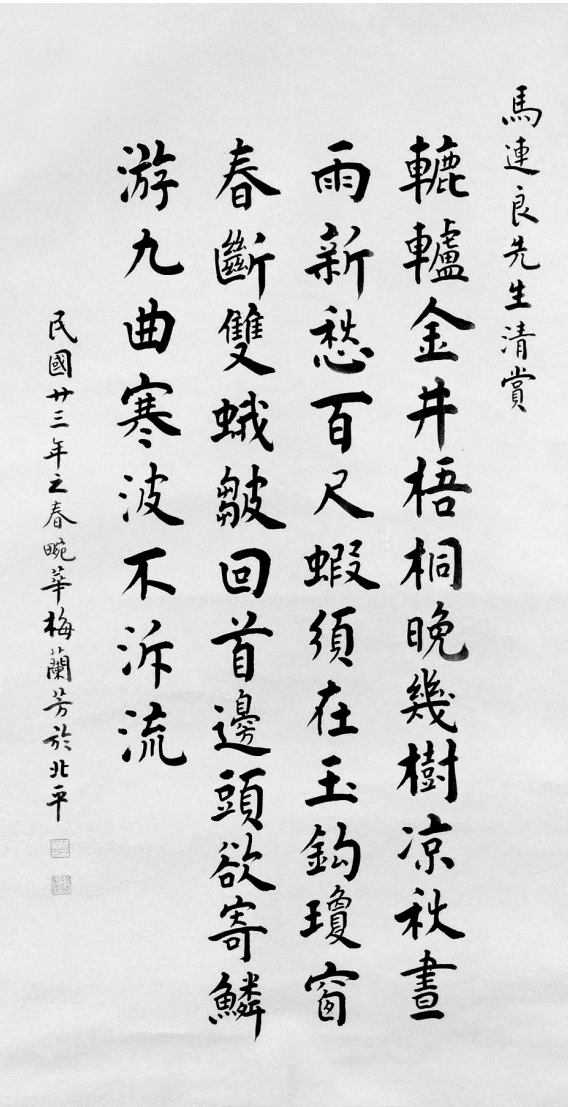
杜甫出生在河南巩义市，他比李白小十几岁。与李白不同的是，杜甫曾多次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最后向朝廷献了一篇《三大礼赋》才引起了唐玄宗的重视，被授予京兆府兵曹参军。没干几年，安史之乱爆发，被俘后脱身。官拜右拾遗，因上书救房玄龄遭贬。后或仕或隐，最终入川，居成都草堂。严武镇守四川，聘请他为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杜甫离开了四川，病卒于湘江扁舟之中。杜甫虽然做过几次小官，但间隔的时间都较短。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沛流离和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尤其是到了晚年，生活更加凄苦，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就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亲眼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广大人民群众所造成的痛苦，因而才会写出《三吏》、《三别》等一大批深刻反映下层人民疾苦的诗作。

李白张扬狂放，而杜甫内敛隐忍，两个人的性格迥异，其作品风格向背。李白当时在唐朝诗坛的名气很大，比起李白，杜甫的名气就逊色多了，就连李白也看不上他的诗歌，为此李白还曾经写过一首《饭颗山》的诗来讥讽杜甫。直到后来元稹为杜甫写了一篇评论，他的诗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虽然两人的诗风不同，但他们的死法却惊人地相似，都是与水有关。李白晚年寓居当涂山，由于夜晚赏月时饮酒过量，不慎栽倒在湖里溺水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说他捞月而死，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杜甫离开四川到湖南岳阳投奔好友，恰遇暴雨泛滥，江水暴涨，被困在船上连续十多天都没吃上饭。后来，耒阳县令知道这个消息后，亲自撑船把杜甫接到了县衙，并为他炖了一锅牛肉，温了一壶酒。由于暴食暴饮当天夜晚就撑死了在耒阳，时年五十九岁。

唐朝诗坛上的两颗耀眼的巨星就这样相继陨落了。我们在慨叹他们命运多舛的同时，也为他们为后人留下千古未有的不朽诗篇而倍感欣慰。试想，假如唐朝缺少了李白和杜甫，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唐代的诗歌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这样的海拔高度。



九华云海 杨惠东



梅兰芳书法

再下中原 (组诗)

陶耀辉

重阳咏菊
秋菊香透雁寒沙，
洒洒出尘九月华。
古往英雄文武略，
黄巢豪气赋黄花。

天宫一号
火箭一喷环宇红，
大幕从此开天宫。
且看穿星凌月过，
幻听嫦娥相互应。

咏草
烟霞雁影斜栏杆，
我自高咏草原蓝。
风楼小盆花开口，
还看窗前菜绿山。

再下中原(二首)
一路风尘不浪心，
难别挚友恋诗林。
投情既往君难得，
如愿今夜几知音。
好景流失珍分秒，
秋光倏忽流光阴。

重阳
又是重阳不老天，
银光妩媚挂千川。
秋竹院宇红尘少，
月出含情亦带圆。

肯与孙辈相对饮，
但得夕阳胜万金。

花园口
千古涌流圣母情，
苍天不悦众民生。
御敌何必开河口，
忍痛年年载怨声。

又见黄河轻浪拍，
郑州岁岁菊花开。
亭阁自古中原地，
才引凤凰恋乐土，
又迎新客铸金台。
两年巨变新景好，
强劲东风满眼来。

郑邑旧事

早年郑州的拆货店

王瑞明 杜丰芮

郑州有拆货店，始于清朝末年，最初在钱塘里东侧有一家湖北武汉人谭福仁开的“谭记”拆货店，主要经营南北货和杂货，由于有一套经营技巧，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曾经作为郑州名牌字号风光过一时。

拆货店是什么意思呢？据行业老人说：旧时，拆货店是做二手机生意的，俗称“拆兑”，拆货店从外地大批发商行买进整件货物，拆散分装以后，再批售出去。外埠及周边县城，特别是近郊小商贩，不便跑到外地进货，就近到拆货店进货既方便，又快，很受小商贩的欢迎。

“谭记”拆货店为使生意有稳定的回头客，吸引源源不断的新客户，经销中有三招过人的技巧。首先做到货到全，针对本地区好销的商品，多进货进，行话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头自来”。有的远商贩到郑州办货，只到“谭记”一家就行了。这里花色齐，应有尽有，品种多得令人惊叹。到别处找恐怕踏破铁鞋，也不一定找全。第二招，“谭记”拆货店做到货真价实不欺客。对金针、木耳、花椒、大料、桂皮、黑胡椒等销量多的大路货，采取过筛除灰土杂质的办法，筛出多少，补秤多少。这些灰土杂质经过员工的清理包装后返回批发行，可以换掉，也不吃亏。这样赢得了许多商贩的认可，一传十，十传百，回头客不断。还有第三招，放秤放价。“谭记”拆货店把进货多出来的回扣秤斤，全部贴进去，无论售出多少，店客户回家复秤总要多了。有了价格优势，货走得更多更快了，利润就出来了。

到“谭记”拆货店进货有许多方便，又有价格优惠，秤上无欺，讲诚信，当然就远近闻名了。附近县城荥阳、密县等地有的商店商贩，纷纷委托从“谭记”店代购货物。传说有的小集镇杂货铺门前贴着从“谭记”进货的票据，以证明货真价实。

鼎盛时期，谭福仁又在大同路、西大街西口开了“谭福记”、“谭仁记”共三家拆货店，分布在老郑州主要商业街。抗日战争爆发后，人心惶惶，无奈西迁去了。

1927年后，“拆货店”这个叫法已经从市场上逐渐消失了。随后，郑州市场上出现了棉布、针织品、百货、小五金、文化用品、土特产等批零商店，这类行业很快兴盛起来了，传至今日。

文史杂谈

韩翃《寒食》诗轶事与考辨

郭殿忱

唐代著名诗人韩翃，字君平，南阳人。玄宗天宝进士，代宗大历十才子之一。待到德宗建中年间，他已老迈居家，赋闲多年。一日深夜有不速之客造访，带来了皇帝要他出任驾部郎中——代为起草诏书、诰命。惊愕之余，他告诉客人：你能搞错了。客人并不辩解，只吟诗道——

春城无处不开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五侯家。

原来，当时朝廷缺少拟写诏、诰的人才，有关部门向皇帝先后提供两份名单，均未获准。当面请示，德宗说可任命韩翃。当时还有一个同名的韩翃在江淮刺史任上。有司不知是指哪一个，就将二人同时呈报。德宗御笔亲书上面那首题为《寒食》的诗，批道，就是写此诗的韩翃。

寒食节禁火，是自姬周以来的古老习俗。唐代帝王不遵古俗，将榆柳之火赐予近臣。韩翃用清通的诗句，以比喻喻，表达了对特权阶层的不满。致使它传诵千古而不衰。

而今，大多版本，包括《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在内，均有两处异文——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到底是“开花”还是“飞花”对？是“青烟”还

新书架

《罗摩桥》

张莹

该书是“郑宸旅行图文小说系列”的第一部，讲述了主人公“我”和旅伴“大吉岭小姐”的印度旅行故事。“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年轻旅行者，沉默腼腆敏感，每天都要通过电话向在国内的未婚妻阿真交流“报喜不报忧”的旅行故事；“大吉岭小姐”是在印度长大的加拿大籍华裔女孩，刚与同性恋人分手，旅行中她对这片土地既亲近又逃避，极力找寻归属感，却又屡屡受挫……他们带着读者穿行于德里、加尔各答、

瓦拉纳西、大吉岭、特努什戈迪……其间路遇贫困的木偶艺人父子、失忆的博物馆管理员、唐人街的华裔企业家、残疾的停车场“狗人”、为儿子筹集“赎金”的司机苟槐、海味遭孤拉古、

索贿的行政办事人员……围绕主人公和各色人物，作者以立场、感情近乎零度的介入的客观视角，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构筑出一个让人着了魔的印度，一个你不曾听说，从未见过，散发着强烈疏离感的国度。

报上报道程、范二人捐飞机新闻后的第三天，程少伯收到李德全部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内容如下：

少伯先生雅惠：
边防及药典两委转来您的一大札两封，均已拜读。
程老元一案虽引起国愤，但并不影响党及政府对您的信赖。相信您也不会教唆后人去攻击刘志军，因此，请释疑虑，党和政府对您信赖一如既往。

解甲之念，若为自裁，大可不必，我不赞同。若有著述计划，则可恣听尊便，时间也可自行掌握，但职务仍宜保留，待遇亦不变。
报载您捐飞机一事，慷慨之举，功德无量，爱国情怀，堪为楷模，借此纸墨，谨致敬意。

上复如有不妥，请不吝赐教。
顺颂
清安！
卫生部李德全
谨上
一九五二年三月廿日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整个席间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中医不死!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

程少伯在报上看到哥哥捐飞机的消息，不啻挨了当头一棒，后又见报载鹤年堂股东易人的消息，心里才稍感平衡一些——只要哥哥能离开北京，不再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同他捣乱，只要鹤年堂不再姓程，与他再无瓜葛，也不再给他抹黑，他程少伯就会轻装上阵，纵横驰骋，不信不能很快脱颖而出。但他不想与哥哥再见面，也不想再见到何若茜。

程少伯收信当天，又亲自拜见了李德全部长，陈明心迹，恳切请求准予退隐。李德全部长再三挽留，无奈程少伯去意已决，最后只好认可，同意其辞去两委职务……
程少伯确定离京日期后，让李杏转告程少伯，并希望他日前能回家一趟，当面交换意见。